

湖上冬猎

胡忆肖 腾越 著



湖 上 冬 猎

胡 忆 肖 腾 越 著

内 容 提 要

共包括七篇儿童小说、散文。“摘莲蓬”、“湖上冬猎”、“捉鱼”、“下簦”、“除夕之夜”、“花头雁”等六篇散文，是写活跃在水乡的孩子有趣的打猎、捉鱼、采莲生活的。作者以清新流畅的笔触，刻画了一群孩子的形象，描绘出了一幅幅优美而意境深远的水乡图画。“黑锁子”是一篇小说，写一个在旧社会受压迫的孩子，解放后成长为一个技术革新能手的故事，作品写得深刻感人。

湖 上 冬 猎

胡忆肖 腾 越

•

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2.5印张 1插页 40,000字

1963年3月第1版 1979年12月第2版

1979年12月第2次印刷 印数：16,001—23,300

统一书号：R10106·492 定价：0.20元

目 录

摘莲蓬	胡忆肖 (1)
湖上冬猎	胡忆肖 (6)
捉鱼	胡忆肖 (17)
下蒙	胡忆肖 (27)
除夕之夜	胡忆肖 (34)
花头雁	胡忆肖 (40)
黑锁子	腾 越 (51)

摘 莲 蓬

胡 忆 肖

我离开舅舅家的头一天，舅舅叫小才领我到湖里去摘莲蓬吃。走在路上，小才对我说：“表哥，我们一方面到湖里玩，一方面就摘点莲蓬什么的带回来。这些日子天不下雨，人们都忙着担水抗旱，今年的莲蓬他们还没有尝新呢。”到了湖里，把船撑到荷叶中时，他又对我说：“表哥，摘点荷叶把船舱盖上，要不然这么毒的日头，船板会晒坏的。”我心里想：十三岁的孩子就有这么好的心眼，的确不错。

南风阵阵吹来，站在船头上，吸着荷叶散发的清香，舒服极了。那浩如云海的荷叶和点缀在荷叶中的朵朵红荷花，以及那好象绿碗的莲蓬，实在逗人爱。我看准莲蓬，便下劲地把船朝那撑。小才在旁说：“有的莲蓬你别看大得很，其实没有米，要找那颜色绿亮一些的，米才饱呢。”隔上一段时候，他就要这么指点似地说上几句，什么六月间的藕最嫩最好吃，下大雨过后的早晨莲蓬最好吃呀，一直说个没完。可是他光说，抛在他面前的莲蓬，他却不吃。我叫他吃，他也不肯

吃。他说他很喜欢吃莲蓬，只是现在不吃。我说：“你不吃，我就先吃了。”说着，我便放下竹篙，坐在船板上吃起来。不一会，那十多个莲蓬，变成一堆乱壳。小才看着我吃完了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我，我向你提个意见。”“什么意见呀？”我吃惊地问。他那黑黑的圆脸红了，说：“象，象你这么摘一点吃一点，到末了一个莲蓬也不能带回去。”我一想，他说得有道理，只有摘很多以后，一下子才吃不完。

当我又摘了十多个莲蓬的时候，小才忽然对我说：“表哥，你歇会儿，把竹篙给我吧！”说着，他不等我答应，便从我手中把竹篙接过去了。可是他不打莲蓬，只是一个劲地把船朝前撑。我问他：“小才，你怎么不摘莲蓬呀！”他回答说：“等会儿你就知道的。”不一会儿，他撑到了被一些又高又壮的荷叶围住的水面，水面上有许多浮水荷叶。当我们的船进入这个水面的时候，成群的鸟叫着从荷叶中飞起，不能飞的水鸟，也在荷叶深处叫开了。小才把船撑到一簇高荷叶跟前，指着荷叶底下说：“表哥，你看这是什么？”我一看，便惊喜地叫道：“鸟窝！鸟窝！用水草垒成的鸟窝。”他笑着说：“这儿是我们的鸟蛋基地。”我连忙上前去，翻开水草，拣出七八个有绿色斑点的鸟蛋。小才从舱底拿出一把水瓢，舀了一瓢水，把蛋放在里面，说：“这些蛋不能全要，有的蛋已经有水鸟儿，不能吃，你看，

沉下去的都是好蛋，浮着的都是有鸟儿的蛋。”结果，八个蛋只拣了三个好蛋。小才告诉我，他今天至少要找两百个蛋，这样，他们小队每个人就可以吃两个蛋。我说：“找两百个蛋得多少时间呀？我们主要是来摘莲蓬的，别把时间都耽搁了。”他说不会要多少时间，保证我能吃到足够的莲蓬。

他一边找鸟窝，一边向我介绍鸟蛋，说那绿色的蛋是长尾巴鸟生的，那布满斑点的蛋是小水鸡生的，那大白壳蛋是野鸭生的。……

太阳当顶的时候，我们一共找到了二百二十个鸟蛋。数过鸟蛋，小才忽然又提议去摘菱角。他说下一趟湖，要多搞点东西回去才划算。我怕耽搁摘莲蓬，他又说能保证我吃到足够的莲蓬。我答应了，因为我开始相信他了。

我们船撑到一块没荷叶、光有菱角叶的地方，便开始摘菱角。小才又说，今天要摘三十斤菱角，让小队的人都能吃到一点。我试着摘了一下，慢得很，好一会才摘到一小堆。小才不耐烦，他说：“象你这样摘，两天也摘不到三十斤。你来撑篙，让我摘吧。”说着，他就匍伏在船边缘，两只手象打字员打字那样，飞快地翻着菱角叶。他一边摘，一边告诉我，要拣那些瘦菱角叶翻，肥菱角叶是很少有菱角的。

当我们船舱里堆了半舱菱角的时候，太阳只有一



竹篙高了。我心里很发急，埋怨小才不该搞这又搞那，结果摘不到莲蓬。他望了望太阳，很有把握地说：“没关系，保险你有莲蓬吃。”

可是开始摘莲蓬的时候，他却一个劲地把船朝前撑，根本不管周围的莲蓬。我问他，他又说到时候我会知道的。他撑得满头大汗，可是又不让我换他。一直撑到一个湖汊边缘，他才把竹篙丢给我，喘着气说：“现在你就摘吧。”我放眼一看，嗬！眼前开遍了荷花，小碗样的莲蓬，低垂着头，一摆一摆的象在欢迎我们。我高兴极了，使劲撑着船，撑一下，就可以摘四五个莲蓬。

太阳快要下山的时候，小才数了一下莲蓬共有六百多个。他高兴得大叫起来：“嗨！我们小队里每个人可以吃五个莲蓬！”接着他对我说：“表哥，我们两人吃五十个，你吃四十五个，我吃五个，行吗？”我笑着说：“你吃五个太少了，应该每人吃二十五个。”他说：“那怎么成！你明天走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来。我在这儿吃莲蓬的机会可多着呢。你一定得吃四十五个。”说去说来，他答应吃十个。

我们的船在撒满晚霞的湖水上行驶。小才高兴地唱着“社会主义好”。我一边撑篙，一边想着要不是小才，今天的收获不会有这么多。

湖 上 冬 猎

胡 忆 肖

冬日的湖水早已退到湖心去了。早晨的湖沼地上，没水的地方全是白晶晶的霜花，湖荡子或水坑里面的浅水，结成了薄薄的冰块，玻璃一样晶亮。薄雾象青烟一样散罩在湖上。水鸟在天上扑棱棱地飞着，在地上“呷呷咯咯”地叫着，反衬得湖里格外宁静。

我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，抓了些草垫在土堆后面，把双筒猎枪平放在土堆上，侧身躺卧下来，等候着野鸭或是大雁的来临。突然，在前面什么地方，两只野鸭呷呷地叫着飞起来，飞不远又落下去，这样不断地重复着。真是怪事！我正想站起来走上前去看看，却发现一个少年箭一般地从远方跑来，不费什么力气便逮住了野鸭，好象那两只野鸭心甘情愿地让他捉住。我觉着奇怪，便背上猎枪，快步向他走去。

这是一个年约十四五岁的男孩，戴着一顶护耳棉帽，圆形的脸庞被霜风吹得通红，眨着一对和善的眼睛。他发现我看他，也朝我上下打量。接着便问：“叔叔，你是城里来打猎的吧？”

我笑着说他猜得对，告诉他我是城里学校里的，很喜欢打猎，寒暑假总要到郊外湖里来打鸟。

他听了我的介绍，摸摸我的枪，很有把握地说：“猎枪打得很远，可是每次只能打一只鸭子，不及我们的铁铳，一打出去就是几千粒子弹，可以打到好多好多的大雁和野鸭。”

候他说完我指着装在竹篓子里的野鸭，问道：“你这是怎样捉到的？”

他高兴地说：“你要看吗？我带你去！”说着，拎起竹篓就走。他象猫儿那样敏捷、迅速地跳过水坑和水荡子，穿过长着枯荷梗和枯蒿草的泥潭，把我带向湖沼深处。

走了一会，在前面不远的地方，和我先前看到的一样，有几只野鸭飞起又落下，落下又飞起，但老是飞不远。这个孩子指着说：“你看，那就是的。”走近了才看清楚，那些野鸭都被很长的细线牵着，没法飞走。孩子跑上前去，拿起系在木桩上的细线，把野鸭慢慢牵拢来。我拿起那些细线一看，这才真正看清：原来那些细线上面隔一尺来远就系着一颗象钓鱼钩那样的小钩，钩上挂着虾子。孩子告诉我，这就是专门钓鸭的鸭钩。因为鸭子最喜欢吃虾子和小鱼；下鸭钩的人就弄清它们时常去的地方，把鸭钩下在水荡子里。夜晚，当野鸭来觅食的时候，不知不觉就把鸭钩吞到喉

咙里去了。……

我觉得这件事很有趣，便陪着孩子，收完了他下的鸭钩。一共捉到二十几只野鸭。他拿不了，我便帮他提着。在谈话的过程中，我知道他名叫秋生，是湖对面村子里的人。他到湖里来不是专门钓鸭，是来执行任务的。什么任务他没有说。我想大概是他们孩子的什么新鲜名堂，也就没有追问。

回来的时候，秋生并不走原路，他领着我，专挑贴着水沟的小路走。每到一条水沟旁，他就用脚把那些杂乱的蒿草踢在一块，然后掀到水沟里面。他告诉我，这是在给鱼造窝。因为雪天到来的时候，鱼儿怕冷，就会躲在草底下，人们便趁这个机会，用兜网把它们兜起来——这时候的鱼儿很呆，是很容易兜的。去年他们副业组就用这种方法，捞了几百担鱼虾。

回到原来的地方以后，秋生把装野鸭的篓子放在一堆枯草下面，指着沼地的另一头说，他还要到那边去一下，问我去不去。我说我想在附近地方打几只野鸭。他说了声“等会见”，便撒腿跑了。

中午，当我回到草堆旁时，连秋生的影子也没看到，不过装鸭的篓子还在那儿。这一望无际的冬日的湖里，用眼睛可以看到很远很远的地方；于是我便站在比较高的土堆上，想看看秋生究竟在哪儿。远处没有，近处呢也没有看见，……啊，不对！右边那个草



堆旁不是蹲着个人吗？因为刚才草堆是迎着我的，所以我没有看见。这会儿看清了，那就是秋生。他蹲在那儿，眼睛望着湖里，不时在一张白纸上画着什么。我悄悄地走过去，一直走到他身边，他都没有发现。我蹲下去看了看，他在那张纸上画着水荡子，画着土堆，画着草地，……从他所画的东西看，这决不是个没有读过书的孩子，很可能是个小学毕业生。我还想仔细看看。他大约是听到了我的呼吸声，一下子跳起来，把画图纸藏到背后。一见是我，脸刹地一下红了。说：“啊……我等了你好半天。”

我说：“你画的是什么？给我看看吧！”

他说：“吃过饭再给你看。行吗？”说着，他便就地烧着一堆枯草，把两个涂满稀泥的野鸭丢到火中。他向我解释说，这叫做“泥巴红烧鸭”，鸭子的内脏都掏尽了，里面放着盐，身上糊着泥巴，烧熟了连毛带泥巴一起剥去，就可以吃了。

剥去泥巴的野鸭黄鲜鲜的，又甜又嫩；说真的，我觉得从来没有吃过这样好的野鸭。我们一边吃鸭，一边聊天；从谈话中才知道，他是小港生产队副业组的一个成员，而且还是“侦察”——负责调查大雁和野鸭的活动情况的。谈到兴奋的时候，他便把他画的图给我看，同时还指着画上的水荡子或草地问我：“你在湖里活动了两天，在这儿看见了大雁吗？多不多？这

儿有野鸭吗？停留的时间长不长？……”

我根本就没有注意这些事情，当然谈不出什么，只好说：“我搞不清楚。你在这里土生土长，还用问我吗？”

他说：“你不知道呀！湖这么大，一双眼睛哪能看得那么清楚？你虽然才来这儿，可对什么都新鲜，说不定就看得比我仔细，是吗？”

他这话说得诚挚、恳切，但是我实在谈不出来。于是他便要我讲故事给他听。我提出几个来让他选，他选了个侦察兵的故事。

中午的太阳晒得人暖烘烘的。秋生听完了故事，望了望天，说：“我要蹚水到湖荡子里去看一看。”说着，便脱鞋子和袜子。

当秋生把我从草堆上叫醒的时候，太阳已经偏西好远了。他蹲在我面前，脚边放着许多从水荡子里搞来的新鲜草茎、草根、虾子和小鱼。他一样样地向我介绍说：“这是蒿草茎，这是芦根，这是野荸荠，都是大雁爱吃的东西，这些东西哪里长得多，大雁就喜欢歇在哪里。……只要寻找野鸭和大雁最集中的地方，一次就可以打到很多。……”

我们谈了一会，便又各去干各的事：他去摸情况，我去打猎。临走的时候他问我在哪儿歇。我说到离这十里远的村子里去歇。他指着一个很大的枯草堆子说，

他今儿晚上就在这里歇。听他这一说，我心里动了：既然是打猎，在外面睡觉不顶好吗？于是我便说，我也在这儿歇。他听了高兴得跳起来，拉着我的手直叫好。

傍晚，我们回到原地方之后，秋生还和中午一样，请我吃了“红烧鸭”，我也拿出干粮请了他。一边进餐，一边我又给他讲了两个故事。

夜幕降临了。繁星在天上眨着眼，没有月亮，整个湖上象盖上了一床黑蓝黑蓝的被子，点点渔火，象是点缀在被子上的晶亮的花朵。随着夜的降临，湖中的鸟儿活动得更欢乐了：这里可以听到“呷呷”的叫声，那里可以听到“咕咕”的喊声；野鸭“呷呷咕咕”的低唱声，大雁“咯咯咕咕”的谈话声。……

秋生从草堆下面抽出一把铁锹，兴奋地对我说：“你愿意跟我一道去吗？”我以为他又是去摸情况，便答应跟他去。

秋生在前面走着，一反白天爱谈话的习惯：不声不响，好象在极力注意倾听什么。我问他的话，他也只是小声、简短地回答，不多作解释。我虽然对这儿的地形不怎么熟悉，可是我辨得出来，他是在向野鸭和大雁群聚的地方走去。果真，当大雁和野鸭的嘈杂的声音听得清清楚楚的时候，他便弯着腰前进；也叫我弯着腰，不要做声。走着走着，他突然停了下来，

蹲着听了一会，便动作轻快地在地上挖了几锹。然后，象计划好了似的，向另一个地方走去。就这样，他一直挖了十几个地方，才和我一道往回走。

当我们钻到草窝里睡觉时，他才告诉我，用锹挖的地点，就是明儿放铁铤的地方，这一定要挖得准：前面大雁、野鸭聚集得多，并且在铁铤的火力点以内。……

早晨，秋生又拿起铁锹，说是给铁铤挖位置。我因为要看个究竟，便跟他一道去。每到一处，秋生便仔细打量一番，把夜里挖的位置挪近点或是挪远点；接着便挖一条扇形的沟和一条一字形的沟。

快到中午时，他对我说，他准备回村子里把打猎队叫来；要是我下午不准备回去的话，夜晚可以看他们打猎。我告诉他：一定等他们来。

太阳还有一杨树高的时候，秋生领着十几个人的打猎队来了。这些人长得都很壮实，扛着黑色的铁铤和大木架子。秋生在他们里面，真是显得太小了。他看到我，很高兴地把我介绍给打猎队。他指着一个长着络腮胡子的黑大汉说：“这是我们的生产队长德喜伯伯。”

接着，人们开始安置铁铤。他们把扇形木架安在秋生挖好的沟沟里；再把五支或四支铁铤放在上面，在铁铤上堆上野草，只把铤口露在外面。德喜队长告